

春华秋实
经典书系

郁达夫专集

经典美文阅读

YUDAFU ZHUANJI
GUDU DE QIU

郁达夫◎著

故都的秋

故都的秋

聆听经典

每一个灵动的文字都是一节美妙的音符

阅读美文

每一篇动人的篇章都是一道永驻心底的风景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春华秋实
经典书系

故都的秋

QUDAFU 经典美文阅读
YUDAFUZHUAN

郁达夫◎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2 · 12 · 沈阳

© 郁达夫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都的秋 / 郁达夫著; 一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2. 12

(春华秋实经典书系)

ISBN 978-7-5470-1891-0

I. ①故… II. ①郁…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②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现代 ③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90591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海世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字数: 130千字

印 张: 13

出版时间: 2012年12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策 划: 王会鹏 韩师征

责任编辑: 张雪娇

封面设计: 范 娇

版式设计: 张 莹

责任校对: 李国宽

书 号: ISBN 978-7-5470-1891-0

定 价: 19.8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44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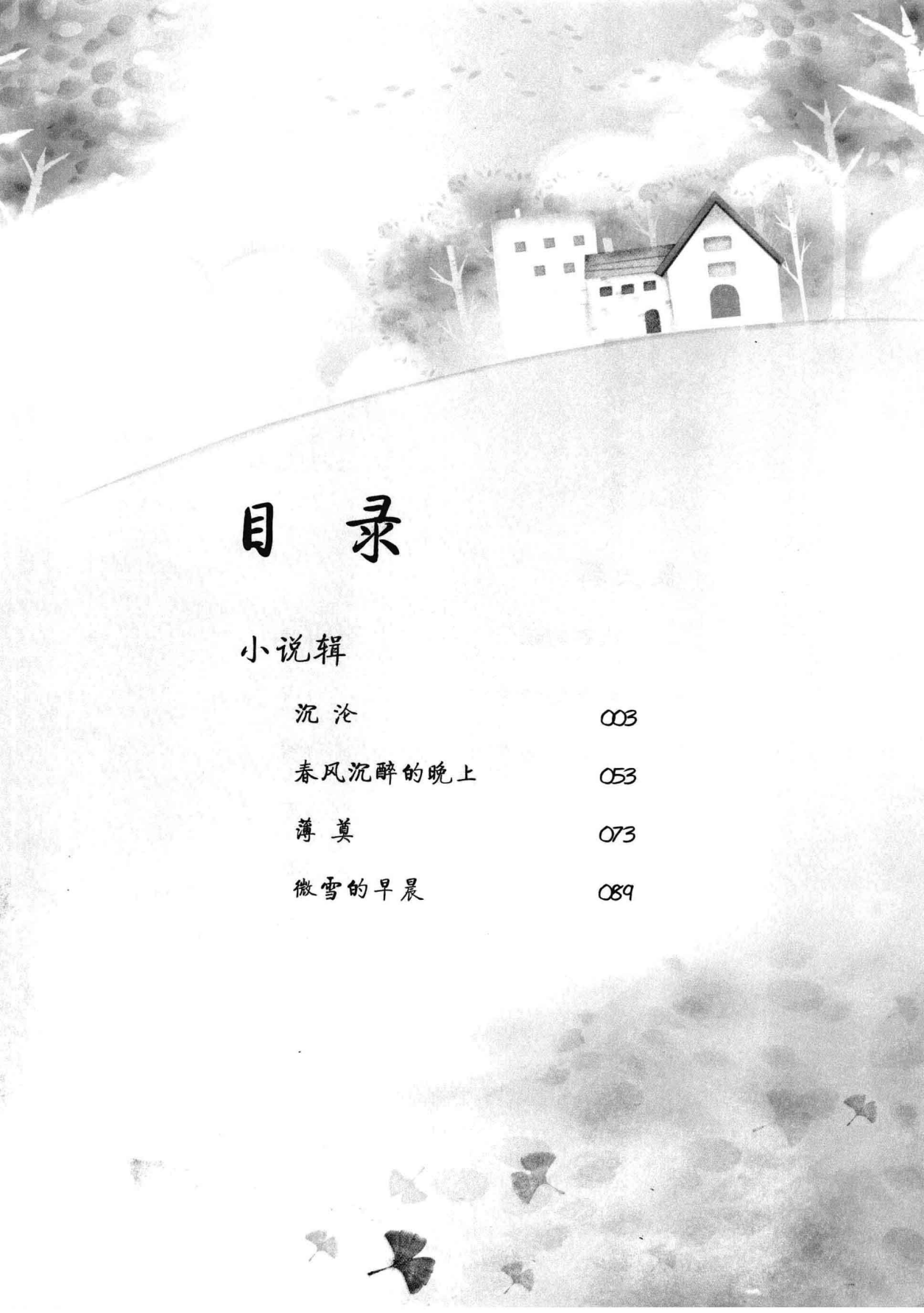
腾讯微博: <http://t.qq.com/wjcbgs>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速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24-23284452

A watercolor illustration of a hill with a house and trees. The hill is a light, textured curve. On top of the hill, there is a small house with a dark roof and a chimney. To the left of the house is a tall, thin tree, and to the right is a shorter, bushier tree.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hazy landscape with more trees and a light sky. The overall style is soft and artistic.

目 录

小说辑

沉 沦 003

春风沉醉的晚上 053

薄 奠 073

微雪的早晨 089



散文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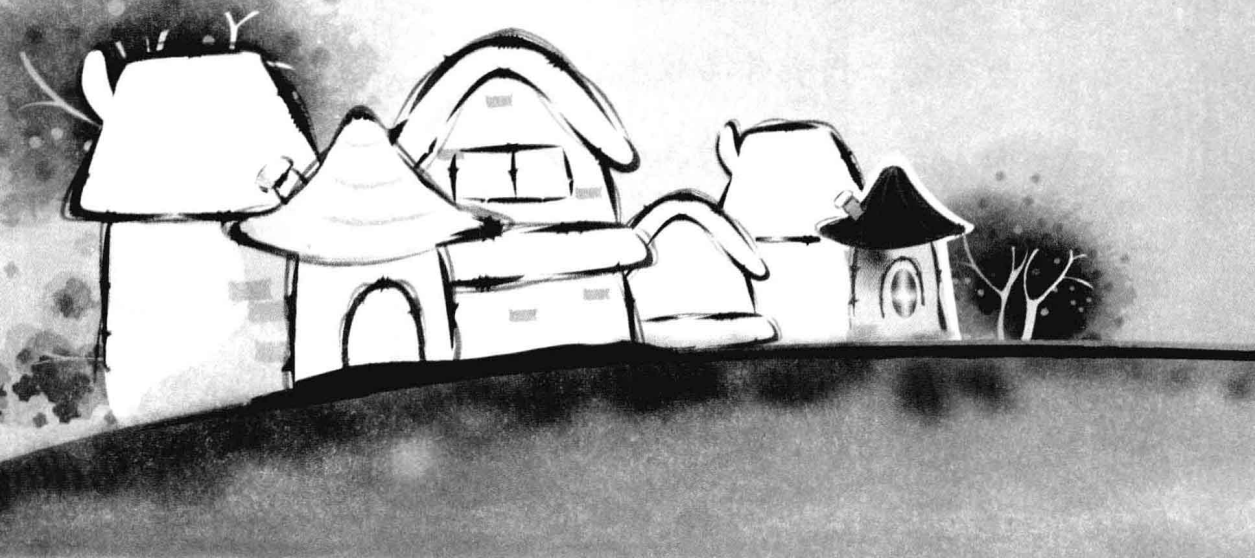
故都的秋	113
北平的四季	119
江南的冬景	129
小春天气	135
过富春江	147
回忆鲁迅	151
杭州	183
一个人在途上	191

郁达夫小说的题材，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为色彩浓厚的自叙传型，主要以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题材，代表作为《沉沦》集。这一类作品中的主人公受日本的民族歧视，因而多愁善感，孤僻自卑，有着与正常人不同的心理和言行。这类小说的把主人公压抑的苦闷心理及忧心顾国命运的哀思奇妙的交织在一起，在当时青年中产生了强烈共鸣。第二类自叙传的色彩依然比较浓厚，以留学生回国后在社会上的奔波之苦为题材。代表作品较多，有《茫茫夜》《春潮》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处于失业的惶恐之中，甚至找不到职业，深受理想与现实

落差的折磨，部分作品颓废色彩比较浓厚。

第三类为除了自叙传色彩以外，侧重于其他人物性格刻画的作品，题材涉及面比较广泛，以《春风沉醉的晚上》为代表。这类作品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接触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

郁达夫小说的艺术特色可以归结为：“时代病”的色彩严重，塑造了“零余者”形象，重点采用自叙传形式。郁达夫的多数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带有感伤、孤僻、苦闷的病态性格，变态的心理言行，尤其是变态的性心理。通过这些描写揭露和控诉了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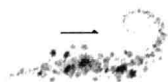


沉沦

导读：

《沉沦》是郁达夫早期小说的代表作品，创作于作者在日本留学期间，收录在同名小说集《沉沦》里。这部小说带有强烈的“自叙传”色彩，注重主人公内心的纷争与苦闷，大胆而又深刻地塑造了主人公形象。

“他”出生在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在四处求学的过程中，受到了较为开放的教育。东西方文化的交融，造就了他既传统又叛逆的性格。他的自由思想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环境中，又不能被完全释放，他的内心里也因此而压抑，产生了“忧郁症的根苗”。此后的留学生涯他的忧郁症就更加严重起来。经历了重重现实的洗礼之后，最终“他”只有投海自尽来结束自己矛盾生活。



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

天气一天一天的清凉起来，他的学校开学之后，已经快半个月了。那一天正是9月的22日。

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古常新的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拂上面来。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一本六寸长的Wordsworth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声两声的远吠声。悠悠扬扬的传到他耳膜上来。他眼睛离开了书，同做梦似的向有犬吠声的地方看去，但看见了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屋瓦上，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Oh, 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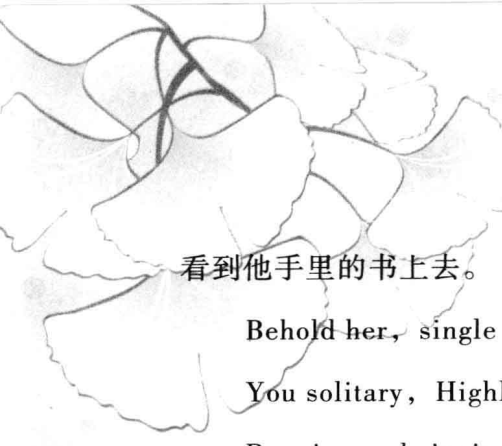
这样的叫了一声，他的眼睛里就涌出了两行清泪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息索的一响，道旁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梦境打破了，他回转头来一看，那枝小草还是颠摇不已，一阵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温微微的喷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Ether）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地说：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吧。”

这样的说了一遍，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好像有万千哀怨，横亘在胸中，一口说不出来的样子。含了一双清泪，他的眼睛又



看到他手里的书上去。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u solitary, Highl 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h,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

看了这一节之后，他又忽然翻过一张来，脱头脱脑的看到那第三节去。

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
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
Forold, unhappy, far-offthings,
And battle long ago:
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
Familiar matter of today?
Some natural sorrow, loss, or pain,
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

这也是他近来的一种习惯，看书的时候，并没有次序的。几百页的大书，更可不必说了，就是几十页的小册子，如爱美生的《自然论》（Emerson's《OnNature》），沙罗的《逍遥游》

(Thoreau's《Ex-cursion》)之类，也没有完完全全从头至尾的读完一篇过。当他起初翻开一册书来看的时候，读了四行五行或一页二页，他每被那一本书感动，恨不得要一口气把那一本书吞下肚子里去的样子，到读了三页四页之后，他又生起一种怜惜的心来，他心里似乎说：

“像这样的奇书，不应该一口气就把它念完，要留着细细儿的咀嚼才好。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后，我的热望也就不得不消灭，那时候我就没有好望，没有梦想了，怎么使得呢？”

他的脑里虽然有这样的想头，其实他的心里早有一些儿厌倦起来，到了这时候，他总把那本书收过一边，不再看下去。过几天或者过几个钟头之后，他又用了满腔的热忱，同初读那一本书的时候一样的，去读另外的书去；几日前或者几点钟前那样的感动他的那一本书，就不得不被他遗忘了。

放大了声音把渭迟渥斯的那两节诗读了一遍之后，他忽然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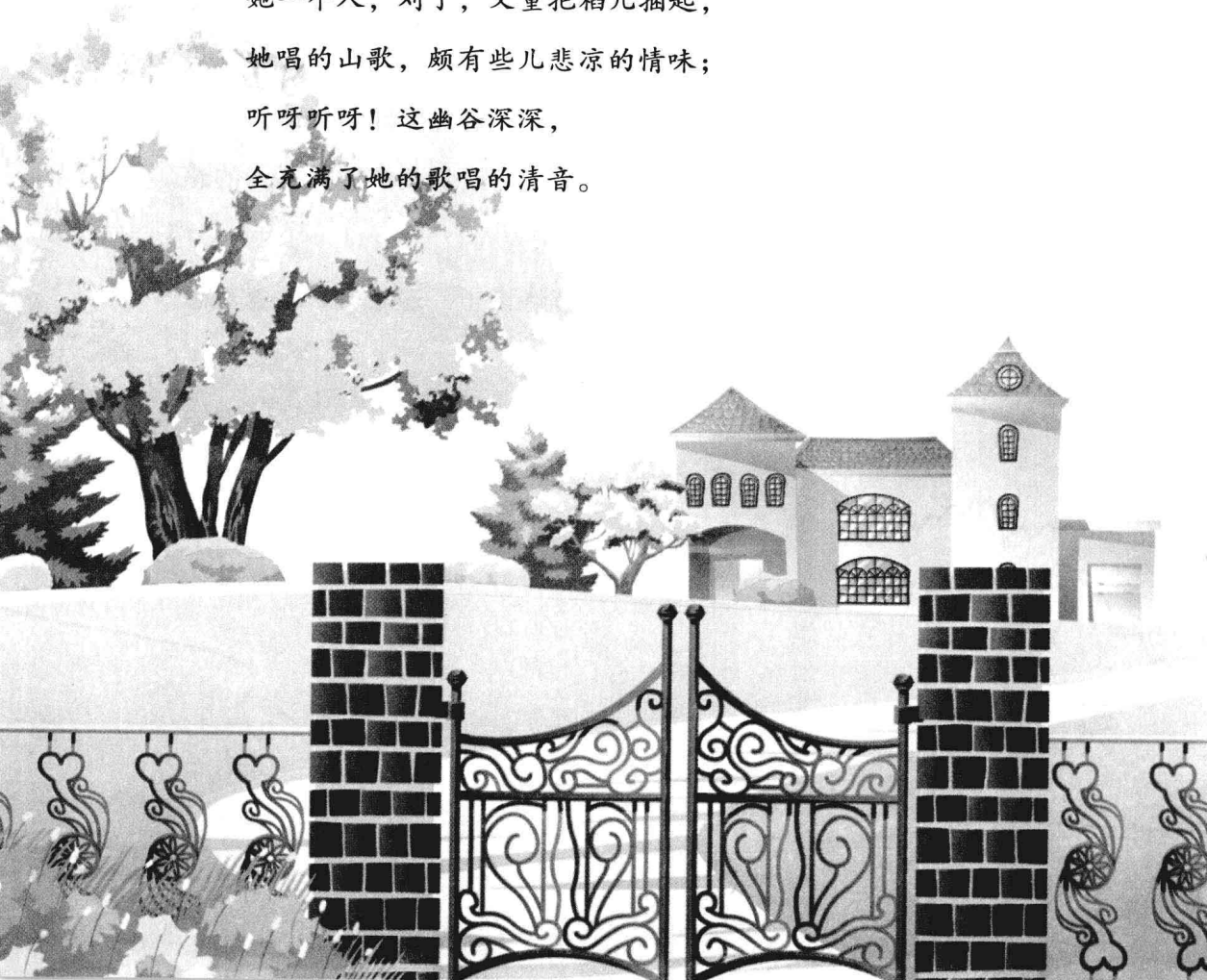


把这一首诗用中国文翻译出来。

“孤寂的高原刈稻者”

他想想看，《The solitary Highland Reaper》诗题只有如此的译法。

你看那个女孩儿，她只一个人在田里，
你看那边的那个高原的女孩儿，她只一个人冷冷清地！
她一边刈稻，一边在那儿唱着不已；
她忽儿停了，忽而又过去了，轻盈体态，风光细腻！
她一个人，刈了，又重把稻儿捆起，
她唱的山歌，颇有些儿悲凉的情味；
听呀听呀！这幽谷深深，
全充满了她的歌唱的清音。



有人能说否，她唱的究竟是什么？

或者她那万千的痴话

是唱着前代的哀歌，

或者是前朝的战事，千兵万马；

或者是些坊间的俗曲

便是目前的家常闲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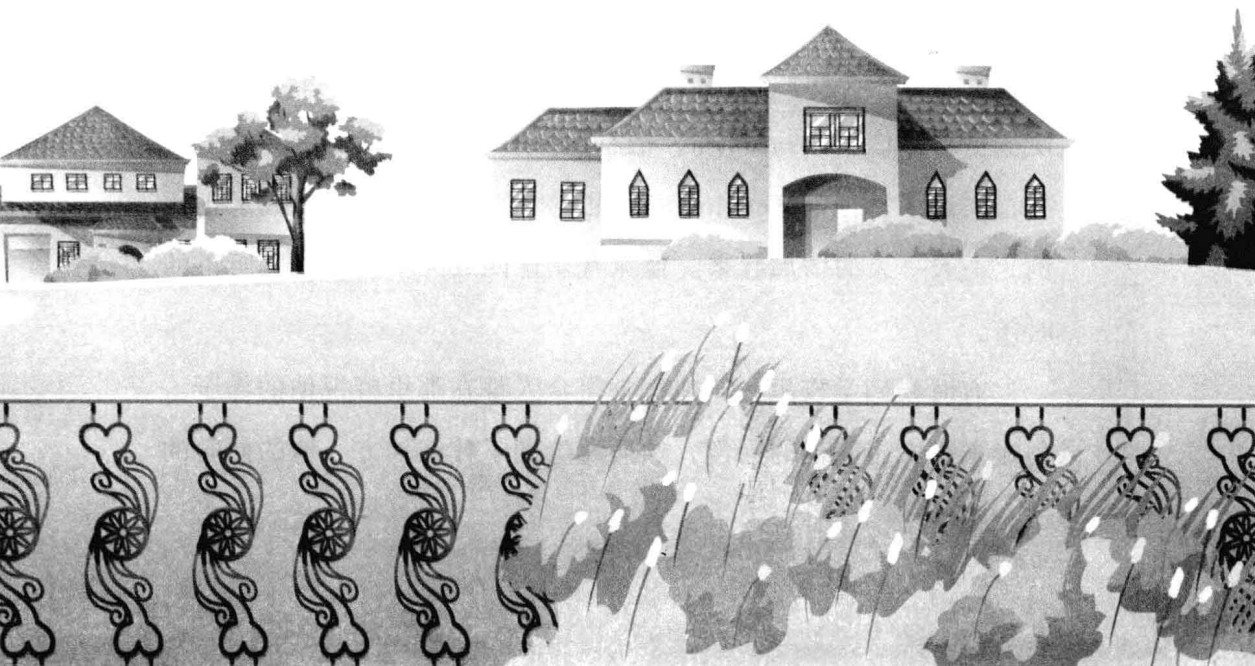
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必然的丧苦，自然的悲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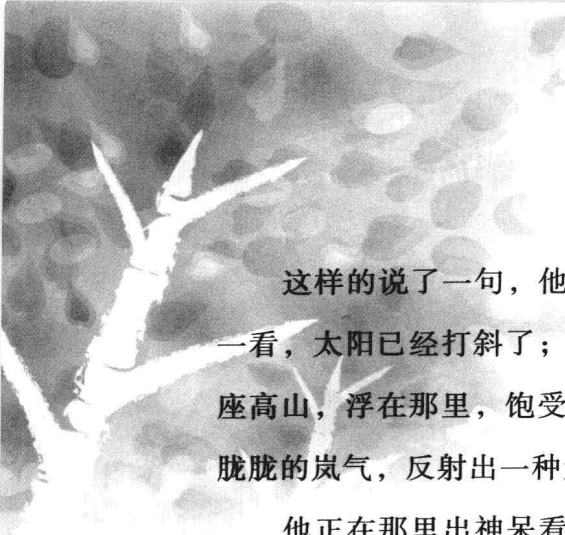
这些事虽是过去的回思，将来想亦必有人指诉。

他一口气译了出来之后，忽又觉得无聊起来，便自嘲自骂的说：

“这算是什么东西呀，岂不同教会里的赞美歌一样的乏味么？”

“英国诗是英国诗，中国诗是中国诗，又何必译来对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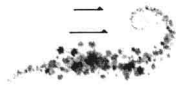




这样的说了一句，他不知不觉便微微儿地笑了起来。向四边一看，太阳已经打斜了；大平原的彼岸，西边的地平线上，有一座高山，浮在那里，饱受了一天残照，山的周围酝酿成一层朦朦胧胧的岚气，反射出一种紫不紫红不红的颜色来。

他正在那里出神呆看的时候，哼的咳嗽了一声，他的背后忽然来了一个农夫。回头一看，他就把他脸上的笑容装改了一副忧郁的面色，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见的样子。

二



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

他觉得学校里的教科书，味同嚼蜡，毫无半点生趣。天气晴朗的时候，他每捧了一本爱读的文学书，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贪那孤寂的深味去。在万籁俱寂的瞬间，在水天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虫鱼，看看白云碧落，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有时在山中遇着一个农夫，他便把自己当作了Zaratustra，把Zaratustra所说的话，也在心里对那农夫讲了。他的Megalomania也同他的Hypochondria成了正比例，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他竟有接连四五天不上学校去听讲的时候。

有时候到学校里去，他每觉得众人都在那里凝视他的样子。他避来避去想避他的同学，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的同学的

眼光，总好像怀了恶意，射在他的背脊上面。

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看看他的同学们，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的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只有他一个人身体虽然坐在讲堂里头，心思却同飞云逝电一般，在那里作无边无际的空想。

好容易下课的钟声响了！先生退去之后，他的同学说笑的说笑，谈天的谈天，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在那里作乐；只有他一个人锁了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兀的不作一声。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闲话，然而他的同学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寻欢乐去，一见了他那一副愁容，没有一个不抱头奔散的，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学了。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一到了悲愤的时候，他总这样的想的，然而到了安静之后，他又不得不嘲骂自家说：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

他的同学中的好事者，有时候也有人来向他说笑的，他心里虽然非常感激，想同那一个人谈几句知心的话，然而口中总说不出什么话来；所以有几个解他的意的人，也不得不同他疏远了。

他的同学日本人在那里欢笑的时候，他总疑他们是在那里笑

他，他就一霎时的红起脸来。他们在那里谈天的时候，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又忽然红起脸来，以为他们是在那里讲他。他同他同学中间的距离，一天一天的远背起来，他的同学都以为他是爱孤独的人，所以谁也不敢来近他的身。

有一天放课之后，他挟了书包，回到他的旅馆里来，有三个日本学生系同他同路的。将要到他寄寓的旅馆的时候，前面忽然来了两个穿红裙的女学生。在这一区市外的地方，从没有女学生看见的，所以他一见了这两个女子，呼吸就紧缩起来。他们四个人同那两个女子擦过的时候，他的三个日本人的同学都问她们说：

“你们上哪儿去？”

那两个女学生就作起娇声来回答说：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三个日本学生都高笑起来，好像是很得意的样子；只有他一个人似乎是他自家同她们讲了话似的，害了羞，匆匆跑回旅馆里来。进了他自家的房，把书包用力的向席上一丢，他就在席上躺下了。他的胸前还在那里乱跳，用了一只手枕